

发往天堂的“情书”

□逢春阶

我的老师赵雷先生于辛卯年二月廿五日未时在古镇景芝辞世，享年82岁。浯河岸边，老柳树的倒影下，再也看不到他矮小的身影；师生席上，觥筹交错的情景里，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。我的故乡，少了一位真正的名士。

老师身后，仅一本薄薄的遗著《雨田文录稿》。这本绿皮书，无书号，无出版社，无价格。我把它放在枕边，时常翻看，有时并不翻看，只瞥一眼绿色封皮，老师的音容笑貌，就历历在目。

赵雷先生本该著作等身，如他的本家、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。可惜命运多舛。1954年，他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，后该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，没毕业就被打成“右派”，下放到农村，煤矿劳改。直到1977年回到老家景芝，在安丘三中教了两年书，又调到景芝酒厂。学新闻，而没干一天记者，这是赵雷的遗憾。

他曾对我说，出本小册子，不过是留给朋友和儿孙作个纪念罢了。言语中，满含伤感。晚年，他在给我的信中反思：“1977年回家，如在北京多呆一年即可去工人日报或新华社任记者，凭我不才，几年奋笔也能出名堂。当时大学普遍缺教师，教十年大学，定是教授。这提前回家一年，就失了专业，毁了前

程。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，省一轻工业厅专令上调他，党组任命编志办副主任。干了一年半自己不愿留厅又回酒厂，盖因酒厂有奖金，妻可正式工作故也。驽马恋栈，自我不珍，无可怨尤。所谓求仁而得仁，求失而得失也；所谓乖僻自是，海误必多。诚然，信然不谬也。”

老师还在信中说：“然稍可安慰者，晚年安适自娱，对比底层，生活勉为小康。妻贤子孝，孙辈绕膝。特别是每忆及我写的《未名湖畔之梦》文中述及的那些老右的命运，我是大幸运者了。历史不能重复。不再去想那些失误的过去了。”《未名湖之梦》这篇长文收在《雨田文录稿》中，应该是老师心血所凝。他常说，我比我的同学，北大才女林昭命好，林昭没晚年，我有。

这本小册子，绝大多数是在他退居二线 and 离休后撰写，临去世前一年编就。内容驳杂，有地方史料及往事钩沉，有民俗研究，有论文，有杂文、有诗歌对联，甚至还有书信等等，不成系统。在不了解赵雷先生的人看来，觉得确实是杂乱。但是，作为他的学生，我觉得这本书确实符合赵雷先生的性格，他是率性而为，不刻意追求。字里行间，弥漫着一种孤傲。文集中收录的早期作品很少，其中收入1956年8月份他发表在北京《文艺学习》上的一首诗《隔墙问答》，写得清新自然，

他也很喜欢，有一次还背诵给我听：“扁豆蔓，朝阳花，墙东墙西两邻家。扁豆蔓，沿墙爬，一爬爬过西邻家。探过身子来问话，您家可曾入社了。朝阳花，笑哈哈，俺家要走合作化。扁豆蔓，羞答答，俺家已经报名啦。扁豆蔓，你过来呀，搂着我脖子亲亲吧！您家俺家都入社，墙东墙西是一家。”

可惜，诗歌发表不久，他就成了右派。他再也写不出清新的诗歌了。

我比老师幸运，没学新闻，竟然干了记者，机会来得容易，也就不珍惜。每每写一些短小的肤浅文字为乐。先生告诫我，小文章要写，但更要写厚重的东西，准确反映出时代精神，还得大东西。每次见他，他都督促我，要继续小说创作，千万别中断了；一中断，就再也拾不起来了。可是，我生性疏懒，没有老师的才气，却有老师的脾气，也有点儿率性。于是，时间一天天地流逝着。老师的突然去世，让我一下子警觉起来。他的这本小册子，成了警醒之书，我把它放在枕边。

人找书，书其实也在找人。赵雷先生的书，好多人连看都不会看，但它找到了我，书中笔笔，皆点中我灵魂之穴，老师以冰雪肝胆，绘出澄澈之心境。我体会到了，捕捉到了。其他书，我可以借出，老师的这本小册子，我是谁也不借的。我将从小册子里汲取更多智慧和灵感。

夸，甘当一个最普通的平民百姓。就像路边的一朵小花，默默地散发着自己的幽香。

淑媛原本对绘画没有一点兴趣，也许受我的耳濡目染，不知不觉中掌握了一些美术知识。1995年退休后，突然闲下来的她对绘画产生了兴趣，我给她弄来了一批国画技法书，教她画起了花鸟鱼虫。当我们敝帚自珍地把她画的画装裱了几幅后，挂在墙上一遍遍欣赏，也真的感受到了艺术的美感和熏陶。我曾开玩笑说：“这活蹦乱跳的小虾，真可以与齐白石画的媲美呢！”她高兴得眉开眼笑，自此更加喜欢绘画了。

淑媛性格温和，平时少言寡语，节假日也很少出门游玩。我就像一匹狂奔不羁的野马，而淑媛更像一只自愿伫立笼中的小鸟。2009年寒冬的一个深夜，淑媛静悄悄地走了，我一日日陷入无比悲痛之中。悲痛之余，我有时幻想，希望九泉下的淑媛还能手拿心爱的画笔，画着她心爱的花鸟鱼虫，还有梅兰竹菊！

与著名国画家许麟庐相识以来，两人从相识相知到成为无话不谈的艺术上的挚友。乍启典多次到北京拜访许麟庐，许先生到山东来也必看望乍先生，并风趣地与乍老互称兄弟。两个老朋友一起泛舟马踏湖，一起探讨对水墨的感悟……

1995年，两位老先生又单独交流，合作了整整两天，我有幸随侍在侧。许老每次都是让乍老先动笔，而乍老都是紧贴纸的边缘来画，留出更大的空间给许老。许老逢人就说启典弟书好，画好，人品更好。2009年春，许老大病初愈后又为《水墨芭蕉》题词：“蕉荫图。九十五岁许麟庐于竹篱斋。”

中石先生与乍老交往也是笃深。2008年初，中国京剧节和泰山文艺奖相继在济南举办。中石先生作为两个大活动的嘉宾，话余又提到乍老的大芭蕉。受乍老的委托，我又把这幅巨作展现在中石先生面前。中石先生凝视许久，在芭蕉图上题词：“翠荫深秀。重读大作更有灵感，遂题以致余忱。”

清明将至，重读这幅见证了三位大师友谊的巨作，思绪万千。许老和乍老不仅仅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，更是世间友谊的典范。如今乍启典先生和许麟庐先生已仙逝，唯衷心祝愿他们安息，祝愿友谊的见证者中石先生健康长寿，永葆艺术青春。

清明

嫂子，你就是坟前那棵柳树

嫂子，清明节到了，俺们又来给你上坟了。你去那边已经整整30年了，被你扔下的我们这些人想了你整整30年。

你知道吗？第一次清明节给你上坟时，我们随手插在你坟前的那根柳枝后来成活了，如今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柳树。每次看见坟前那棵柳树就想到坟里的你，那树枝就像你常年劳作的那双粗糙的手，那柳丝就是你被风吹拂的头发和脸上纵横的皱纹。你记得家里每个人（包括我这个姑女婿）最爱吃什么？可到你患了不治之症之后，你却说不清自己爱吃什么！

你知道吗？为你发丧的那天你公公傻了似的一天不吃不喝，你婆婆哭得抽了风；我们的两个儿子你的两个小外甥痛哭得让看热闹的人都流了眼泪！

哦，嫂子，先给你磕个头，请你在那边做好了我们爱吃的饭菜等着吧，年届古稀的我们一定会过去陪你！

妹妹曹凤芝、妹婿纪慎言

这一世，赵老师在哪里

亲爱的赵老师：

离开您后，我们忙碌于生计，辗转于世俗，一步步实现您的预言。您看淡世情，桃李满天下，自然明了我们当年那些窃喜，那些犹疑和那些愤怒。您一楼西户的家，朴素温馨，带给当年那些离家住校的孩子多少安慰啊！毕业离校去过您摆在客厅的酒席；在沙发上哭过；借过自行车；蹭过家常饭；听过无数正言或者戏言的劝告……

这些年，我们越来越多地提起您家的粽子，想起您家大姨的慈祥，记起您一双儿女的现状。看多了穿越文，偶尔也是相信轮回，竟在想：这一世，您在哪里呢？说不定就坐在我的教室里，是那个最调皮的孩子，也会狡黠地眨眼，也在考验我是否一样的耐心与宽容吧？

愿您安息。

学生敬上

思念故去的战友

□杨明波

在春天的生机中缅怀故去的生命，让文字的追思取代悲伤的忧愁；在冒芽的草香中思念故去的朋友，让爱的力量穿越阴阳两界，让爱和文字作为逝者与生者的心灵交流之桥。

吾友显罕兄，你离开人世已八个多月了。时常会想起追悼会上你那瘦弱、蜡白的脸庞，时常会想起与你一起在登封工作时的岁月，时常会想起我们在济南小聚时的欢乐，时常会感叹你英年早逝的不幸和遗憾……每当此刻，便会默默地发呆，傻傻地坐在那里感叹命运的短暂和脆弱，但永不释怀的是我们磐石般的友情，会直到永远，永远……

枕边一册无价书



逝者档案

- 姓名:赵雷
- 终年:82岁
- 生前身份:高级经济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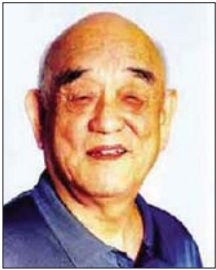
愿花鸟虫鱼永远陪伴你



逝者档案

- 姓名:刘淑媛
- 终年:70岁
- 生前身份:中学物理老师

丹青难写是友谊



逝者档案

- 姓名:乍启典
- 终年:89岁
- 生前身份:著名国画家

□范梦

1970年金秋时节的一个下午，在东北吉林松花江畔一所美丽的校园——“毓文中学”，我与淑媛相见相识。

淑媛那时是一名中学老师，宽厚朴实、温情内向，如飘浮的香露，总是那样让同事和学生们喜欢。1971年春天，我与淑媛于吉林市桃源路山脚下的一座朝南的小平房里，举行了一个简单而热闹的婚礼。

淑媛有三个哥哥、一个姐姐，她是老小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生活还非常艰难。为了减轻家里父母的负担，淑媛报考了可以减免学费和生活费的吉林师范大学。淑媛艰苦朴素的品格总是让我无比感动。淑媛对父母还特别孝顺。把为母亲养老送终作为成婚的先决条件向我提了出来。我为她的孝心而感动，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。我们把母亲从四平接到了吉林市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。我们共同与老人家和睦睦生活了整整十个春

□荆树楷

乍启典和许麟庐两位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国画写意大家，去年两位先生先后驾鹤西去。作为一名书画爱好者，我和两位相识多年并成为忘年之交，受益良多。每每念及先生，便想起他们的友谊和他们的合作，更想起一幅被誉为旷世精品的画，一幅见证大师友谊的画。

2000年秋，79岁的乍启典先生接受许麟庐和欧阳中石的建议，要于2001年春天80岁时，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。我有幸被乍老邀请参加筹备工作。中国美协领导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建议乍老画一幅纯水墨的大幅作品。许、欧阳两位先生皆对乍老说，大画一般人画不了，凭他的功力，肯定能创作出好作品。乍老接受了建议。画什么题材好呢？他想到了院中自己亲手种植的芭蕉。经认真构思后，乍老购回地毯，把宣纸铺

在院子里，以院地为画案，在竹竿上绑就自制的“大抓笔”：笔毫长18厘米、直径6厘米，笔杆150厘米。他先静坐审视，临纸凝神，捉如椽大笔，运笔如风……只用了27分钟，一幅90平方尺的大作《水墨芭蕉》呈现在了面前：几株芭蕉墨羽婆娑，低垂高耸，风姿各异。先生随即在作品上题到：“春种芭蕉小园中，窗外绿荫郁葱葱。我画手植身边物，不知能像哪家风”。

乍老个人画展于2001年4月17日在中国美术馆如期开展。开幕前，许麟庐先生和夫人在孙女的搀扶下，认真观赏并连连说：作品大气、神气，好，好！在看完《水墨芭蕉》后，许老说乍老能把身边物画得这样神定气足，展现了高超的水墨功夫，令人击节赞叹，不但画画得好，诗配得也好。正在海南的中石先生听说老友在京举办画展，提前两天结束学术活动赶回北京直奔展厅，连续看了三遍。中石先生对乍老说，“你的画真乃神品，令我振奋。”我看画展振奋过两次，一次是去看齐白石的画展，再就是乍老的了。

乍启典先生自1986年在山东文物总店

